■工友情怀

师傅的“矿工博物馆”

□周脉明 文/图

师傅的“矿工博物馆”终于在去年末开馆了。开馆那天，他没有请当地政府部门官员，也没有请本地知名人士，来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离退休或者休班在家的矿工，足足有700多人。这些人是通过过去同一个掌子面的老同事、老朋友和我们这帮徒弟们一传十、十传百，在开馆那天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

师傅的家在一楼，还有一层地下室，面积都是93平方米。这是他用自己的积蓄和儿子借给他的10万元钱买的。“矿工博物馆”就建在他家的地下室里。共有五个展区：矿工劳保用品、矿工采煤工具、矿工食品（班中餐）、矿工的眼睛（矿灯）和矿工荣誉等其它用品展区。

望着房间各个展区内的帽兜、工作服、矿灯、刨锛、斧头、手锯、铁锹、饭盒、铝勺、工资条、奖状、荣誉证书，甚至送水用的瘪陷的塑料桶……一件件熟悉的展品，仿佛过去发生的一切就在眼前，好多老矿工禁不住内心的激动，手扶着展品老泪纵横。

师傅建矿工博物馆的想法源于八年前。他退休后，与师娘在外溜达时，在农村老家看到一位农民在自己的村子里开办了一家“农具博物馆”。于是，他便萌生了开办“矿工博物馆”的想法。

两年后，他回到矿山，看到有的退休矿工在家愁眉苦脸，无所事事；有的蹲在大超市里闲扯，有的干脆就变成了儿女们的“志愿保姆”，这更加坚定了他办“矿工博物馆”的决心。于是他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每天他吃完早饭，一抹嘴就兴高采烈地骑着三轮车走出小区，直到天黑才回家。车上都是一些过去矿工使用过的旧东西。比如工作服、帽兜、矿靴以及矿灯等，然后堆在单元门一旁。

师娘埋怨他：“退休后在家待着得了，再不然帮我做做家务，你每天出去捡这些‘破烂儿’，建啥‘矿工博物馆’啊！”

“你个老娘们儿懂啥？到时候你就不这样想了。”师傅却不以为然，对师娘的话置之不理，依然每天早出晚归捡“破烂儿”。

师傅还动员其他退休后待着没事干的矿工们帮他收“破烂儿”。当然不是白帮的。每次老矿工们给他收了“破烂儿”，要么给盒烟钱，要么到街头的小酒馆里喝两盅。

当有些人听说了师傅的想法后，积极支持，纷纷拿出自己家遗留的矿工使用的物品送给师傅。可是还有许多例外，害的师傅付出了金钱的代价。有一次，师傅听说一位已故的老矿工是去北京参加过国庆典礼的劳动模范。他便找到老矿工的儿子打听老矿工的遗物。当老矿工的儿子得知师傅的用意后，竟然以高价出卖老矿工的遗物。师傅无奈，经过软磨硬泡，最后以5200元的价格购买了老矿工的劳动模范证书、毛泽东主席签字发出的邀请函和老矿工与朱德总司令握手的照片。为了这事，气得师娘半个月没有给他好脸色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五年艰辛的准备，师傅收集到的物品达5011件。好多老矿工自愿义务当讲解员和保安。有人问师傅：“建‘矿工博物馆’既没有名也没有利，你图个啥？”师傅笑了，说道：“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名和利有啥用？我就是想让后代子孙，记住他们的前辈们在煤矿是怎样工作、生活的。”

作家的书房

——读冯骥才《书房一世界》

□袁跃兴

2020年开年，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推出全新随笔集《书房一世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冯骥才说:“我想告诉读者，作家的书房是什么样的,作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作家的书房，是作家的一个异常独特的物质空间与纯粹自我的心灵天地，处处折射出作家隐秘的精神世界，无不显现着作家的个性、气质、习惯、喜好、兴趣、审美。“房中堆满书籍文稿，但静静坐在里边，如坐在自己的心里；任由一己自由地思考或天马行空地想象，天下大概只有书房里可以这样随心所欲。”

冯骥才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近些年来投身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倍感压力,故而钻进书房,“用一支笔在心中苦苦探寻,去拨开迷雾,穿越困惑,找出道路,找出力量，找出使自己不动摇的动力和思想支撑”,“对于作家,惟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这里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是自己精神的原点,有自己的定力。”

冯骥才去过冰心、孙犁、贾平凹等不少作家的书房，他相信书房里的一切都是作家性格的外化或者就是作家的化身以及其精神世界的栖息地，它既是作家踏实的靠背，也是向外射击的战壕，书房里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一己的世界，也是一个放得下整个世界的世界。

正是基于如此对书房的深切感受和依托，所以，在本书中，冯骥才均以他的书房“心居”中的一物一景起兴，譬如丁香尺、西晒的小窗、架上的书、第三张书桌、拆信刀、皮烟盒、烛台、风铃、虎枕、老黄历……这些东西物品器具，在别人看来或许稀奇古怪或者再普通不过，但它们背后却都有着一个个特别的故事，“当我认真去面对这些细节时，一定会重新地认识生活和认识自己；当我一个一个细节写下去，我才知道人生这么深邃与辽阔。”“书房里有作家的人生，书房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作家非常重要的东西。书房里也有作家的阅读的历史和写作的习惯，有他独特的人生审美。”

很多文人作家，在写到自己的文学写作生活时，都会提到自己的书房，比如现代作家中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叶灵凤等人，国外作家中蒙田、兰姆、吉幸等，他们笔下写书房的文字，可说都是文学瑰宝。书房之于一个作家，可谓极为重要。这不仅是与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尤其文学写作生活密切相关，而且，与他的文学生命有着内在的、文化的和精神的联系，寄寓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内涵，亦颇为丰富。

冯骥才曾对中国文人的书房做过这样的分析：在一个具体的房子里面放满了书，这是传统知识分子主要的方式；文人的心里也一定还有一个书房，这是一个无限大的书房，“就像哈姆雷特说过一句话，你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我特别欣赏这句话，内心是无限大的，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作家也好，学者也好，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心灵里工作，用全部的心工作。很多伟大的作家他们具体的书房、用于写作的空间都非常小，但他们都能写出跟时代一样宏大的作品。应该说，心胸有多大，书房就有多大。”

■图片故事

乡心新岁切

□张念龙 文/图

年岁总相似，乡心千古同。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刘长卿《新年作》表达了他在新年之际不能回家的心情。“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孤老天畔，寄人篱下，思乡心切，乡音难递。新年将至，这种想家、想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一千年后，这种浓烈的乡心传递，洇染了一片浓浓的年关乡心。

2006年，我工作成绩不太好，被调动了部门。整个下半年，我都是在最低落的情绪中度过的。报喜不报忧，这是出门在外能够给家里最好的安慰。尽管这样的谎言如同三月的天空，阴晴都写在明面上，但还好千里之遥，家里人看不到我那张忧伤的面孔，我用最饱满的腔调掩饰，传递我工作的快乐感、满足感和幸福感。

转眼年关将近，父母看我迟迟没有告诉他们回家的日期，终于忍不住了，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单位的事太多，过年许是回不去家了。父母很失望，问什么事情能忙到那种程度，连家都回不去？我搪塞道年后有个大检查，脱不开身。父母开始埋怨,谁过年不回家呢?你们领导太没人情味儿了。我说这项工作一直由我负责,我走了,别人摸不着头绪，他们有劲儿也使不上。父母“投降”了,最后说:行啊，那你就在那里过年吧，好好干,这也是你们领导对你的信任。听这话的时候，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怕失声他们发觉,赶紧找话岔开了。

外面的鞭炮从零星地燃放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提示着人们新年就要到了。我一个人窝在单位宿舍里，空荡的眼神凝望着空荡的时间。冬日的阳光温柔地抚摸着窗台，如父亲母亲慈祥的目光抚摸着我。电视里播放的都是春运表情，全国各地、大站小站，都拥挤着回家的身影、行色匆匆的归人，大包小裹，穿梭在如注的人流里，深情遥望着故乡的方向。

新年的钟声敲响，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父母那面按了免提，他们你一句他一句地问我，我则以各种形式骗着他们。父母问我吃了什么？我说和单位值班的领导吃的饺子，他还带来几个菜。他们半信半疑，问我值班领导呢，想和他说两句，感谢一下。我赶紧说领导刚走。接着，父母又问我，年后能不能找个时间回家一趟，都在外面一年了，回来看看吧。他们的口气可怜兮兮的，然而我借口说还要给朋友打电话，赶紧结束了通话。放下电话的那一刹那，心好像一下被掏空了一般。

再美美不过一束花，再暖暖不过一个家。那一年，是我一个人过的年关；那一晚，是我一个人看的春晚；那一份情绪，是我一个人承受的孤独与寂寞。这样想着想着，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而且还做了个梦。梦中，我拎着孝敬父母的东西，在新年钟声敲响的前几分钟到了家，远远就看见父母守望在大门前，看见我回来了，母亲劈头就骂：你个小兔崽子，在外面待得野了，过年都不回来。父亲打圆场：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父母接过我手中的东西，把我迎进了屋里。迈进里屋的那一刹那，那台挂钟正好“当当当”地响，一下、两下、三下……十二下。

噼里啪啦的鞭炮把我吵醒，一个人的宿舍，空荡荡的。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虽然还青春年少，不懂孤老。但乡心千古同，新岁尤为切。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